

聖

沈文恭公集序



脩辭與經世不同途而同軌六經  
多三代之文語語經世而辭脩其  
中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故曰三代  
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也人  
之而非文文無之而非法也

而有文人有文人則有文法然左  
馬班之徒猶能以其文載理亂政  
其文亦羽翼六經垂萬世而弗  
紀執此以証吾師沈文恭公而確  
然信之紀方髻喜讀師戊辰南宮  
試牘已出師之門而遊木天喜讀  
師館閣諸課以爲博洽典則皆盛  
世之音鑿鑿可施諸政迨師沒十  
餘年集始盡行伏而誦之驚怖其  
言洵河漢而無極而向之試牘館  
閣諸課皆師井中天何眇之乎窺  
師也夫師以三十年文學侍從之

臣十年執政事乾綱獨攬之

主此十年間所稱三公三孤唯師  
一身如晨星獨朗得君專矣而又  
若不易得行乎國政久矣而又若  
不易行師之心方且朝乾夕惕無  
一息不在天下國家則其口之所  
宣亦無一語不屬天下國家庸詎  
知所謂辭而脩之師之所謂文亦  
誠無意而生故其思所抽如雲霞  
蒸湧格所布如河嶽奠列辭所摛  
如萬木百卉之呈敷獻祭皆天地  
間自然之文章故其序事暘而委

其論議辯而大其紀載該而覈其  
上下數千百年以至我

國朝之典故靡不周知而悉舉通  
今博古今代無雙總之以經國學  
術措爲華國詞章益庶幾三代之  
文人而符合六經之文法其于左

班馬之徒曷嘗如脩辭者之屑屑  
焉規而模之而求以自肖而自畫  
也憶昔立師門時聞之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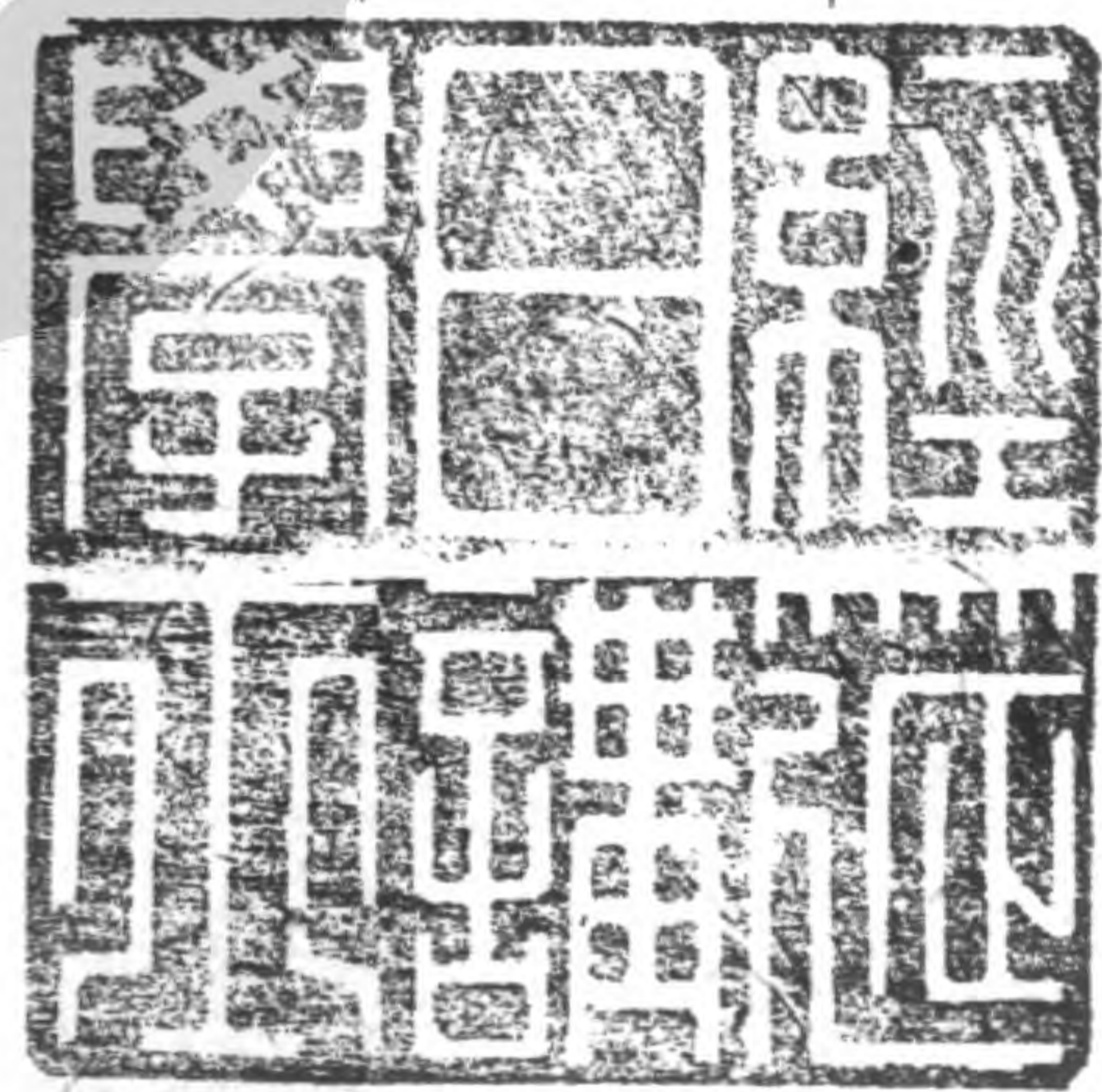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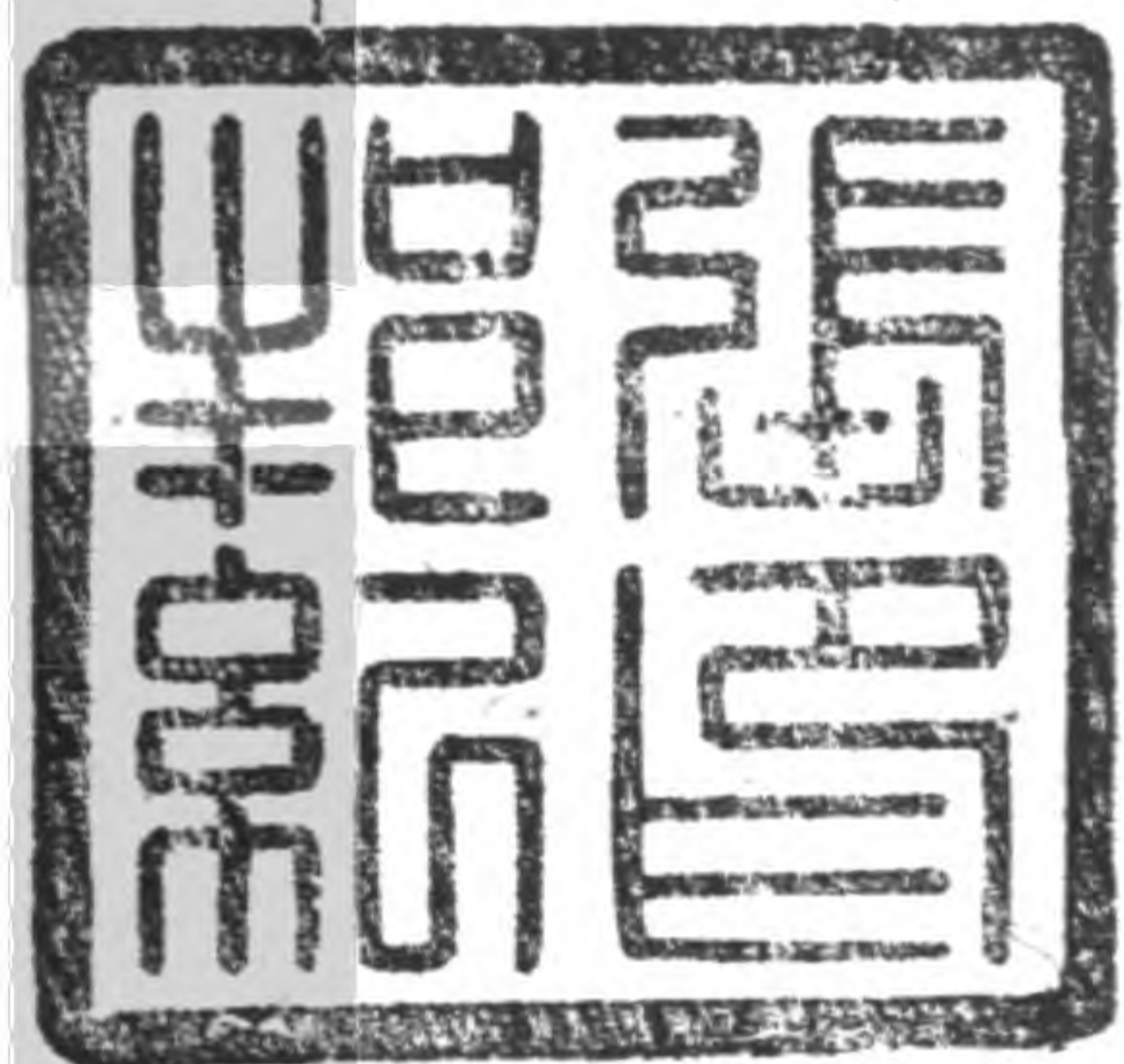
國家之文凡三變

明興之樸雅成弘以來之高華慶  
曆間日求奇麗而日就浮靡椎輪

化爲大輅大輅化爲雕車古道畧  
盡不可爲法今讀其文乃知師力  
起文章之衰風卽如其力挽世運  
而反古吾師伐在吾世何可磨滅  
宰相尊行其道師之若不易行者  
在政不在道道行卽政行文者載  
道之器固將歷萬世而師不朽而  
何止行其道於今日之政文章可  
以觀事業故曰不同途而同軌後  
之讀師文者無徒作他人紙上空  
言觀雖謂吾師操兩科而遊孔氏  
之門可矧師立德又進乎文章政

事而上之

門生張邦紀頓首拜撰



喙鳴文集卷一目錄

贈序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陳相公七袞序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 代殷師作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袞序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宮保銅梁張公入掌本兵序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 代楊太宰作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余少叅遷貴州憲副序

周郡侯序

李同知序

葉節推序

蔡肖無序

寧波同知种方塘序

少時代人作

郡侯張原正入朝三年序

劉汝立叅政江西序

喙鳴文集卷一

四明沈一貫肩吾著

贈序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相公在隆慶時以舊學承弼天子為少傅自一貫出門下所睹見者蓋三上封事其一言乘輿天子秘弗傳世莫聞焉他皆宗廟生靈久長之計下郡國郡國賴其便已乞致仕歸疏數上天子不得已第聽之送都門者以為疏廣復生焉



一貫於時蓋竊歎之也夫服金紫馳駟玉仕宦將  
相富貴故鄉世人以爲熹非大人之節也採芝茹  
苓細萬物遺人倫豈不亦亢潔哉已致身爲臣分  
與此絕又非所宜逃也令名終始皜然弗瑕士大  
夫願之而非大臣之操也大臣位鼎足爲天子  
兆民倚毗豈其計一時之利而明哲自免此爲美  
談不已虧乎且古稱功成名遂身退而翁去時尚  
陳說章章謂天子公卿尊官厚祿第憑藉寵靈  
優游歲月而已曠職甚雖老宜乞身而不宜無言  
以報陛下也冀天子憶臨別語感動之而思  
憂患弊屢致意焉此亦戀闕憫時欲竭忠力以舉  
功名之一效也嘉遯云乎哉然竟辭主上不謂  
其愬加爵益祿給傳護行款情優禮君臣之間天  
下莫窺其際近古寡儔矣翁去之二年而  
今皇  
帝御極上尊號兩宮推恩在廷於是公子編修  
陞上書願推父職高於子得進一階之義而賜臣  
父前致仕時所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之誥天  
子曰微請固宜給之自三代祖妣及夫人與偕是

歲也王夫人年六袞矣而翁壽加夫人二編修君謂父母並存沐浴恩澤益喜將以夫人初度上之一貫賀編修君曰昔漢宣帝時韋賢以先帝師爲丞相老病乞骸骨賢有子玄成修其業故史臣載曰丞相致仕自賢始有宋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子發郊恩特加太尉此皆以明德繼體後先相輝映焉傳之後世爲美談自子拜恩而使明之考典章者有所稱述而父師之聲益光是增其壽不獨年者也國家典章弗著與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弗述史氏羞之吾志其事以貽後世子亦務述玄成無墜我師相之聲

南克陳相公七袞序

凡今脩佐觴之詞者效祝而已爲長者先生壽其言尤選患進溢不可以徵信如爲鉅公拾之患有所忽遺也進溢乎哉若小子一貫之爲師相陳翁則盈于德而詘于辭始隆慶戊辰一貫奉公車對翁實居中秉樞機既與三十三人者讀書禁中日稟承學爲門下士闇劣不能觀翁大較得一二焉

翁以鞠躬履方為臣以篤忠敬率人不佩韋弦而性行淑均蓋有道君子也然苦隳肝膽而憂四方上摩衮闕下劇貴近納溝撻市喻豈遠乎又毅然社稷任臣也然通塞若水變化若龍敝屣三旌而不顧塵釜萬鍾而不取自二疏青門以來天下以其節體醜酸之性以無味為御也于是乎天下以為累德無行不受一名然翁大臣也大臣者審權國是甄量世材計社稷之危固于幾眇不形之先而謹調節之不著其庸嘉隆間於易為革鼎之際

翁與二三元老夙宵其間國史不能悉而書然起墜脩佚當積習之後能去其太甚而已不能無縱舍翁常言今政寬而士弛猷未遠也老成人見之矣天下之名翁者謂翁始拜也且拜且疏十事可以方姚陝州二年再疏四事去之歲又疏六事所謂韋孟辭國不忘本朝申伯雖外乃心王室者也不知此非所以觀翁藉令翁而盡用所欲為搖舌散墨鬱為雲雨何言之暇乎今雖言不能狀其所欲言者百一而其所至者不可載于言其易而叢

委不可舉于書卹卹焉有餘心乎其精者具在啟  
沃之篇然吐口納耳精意灌輸意有感動皇極而  
左右不能窺其微者效不可睹矣雖有他言可無  
奏已猶有言焉忠臣庶幾之心哉一貫以爲古之  
賢者常有不畢之功與不畢之言瓌材文本不有  
斷不可以爲棟梁求棟梁者不有貳不可以爲室  
故世之生賢必有餘國家之用賢必有餘賢者之  
用於天下必有餘餘必有所用天下之族而譚者  
稱渭濱八十介休九十曰猶望陳翁也翁子曰修

撰君在

今皇帝帷幄父子以經術事兩朝稱濟

美而翁日夜念修撰君曰來會初度於是修撰君  
請告 天子曰少傅 先皇帝股肱臣自藩作輔

國有黃髮邦家之休於是出精鏐文幣持詔書即  
賜且賜修撰君而又令守土吏存問以明尊寵舊  
德之意於是有異數者三令甲大臣致仕非九十  
不存問而翁以七十雖存問 天子無特賜而翁  
特賜廷臣非六載不歸省而修撰始來再期且給  
傳嚮吾讀書禁中者聚而謀曰 天子有命吾門

下士庸無以觴迺令小子一貫次言而獻之因修  
撰君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 代殷師作

國家仰河利漕河亦數病漕嘉靖間決漕者八而  
乙丑尤甚漕自沛國北者引山東諸泉南者浮於  
河達於徐呂二洪顧南土高河漸北而徙或出新  
集或出龐家屯至是新集淤龐家屯亦淤而水從  
華山入飛雲橋蕩靡沛邑湛昭陽湖渠始大壞不  
可漕 先皇帝以爲憂咨在廷臣誰可入者僉謂

朱公公往率四部中丞繡衣都水使者按行之舟  
出木末汎汎隨鳧上下彌漫不可辨安得所謂故  
渠疏之也或言宜治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者令水  
有所分渠可復治上流須發卒五十萬費亦百五  
十萬即具矣不能操舟沒而治也河性悍土善墮  
曠日之所鑿一朝淤之野無青草方喁喁告而久  
頓大衆不解以幾不可期之功非策日者百萬粟  
膠淮不進獨特 天子威靈道昭陽湖以達耳潦  
水盡後胡陵之陸可盪乎念治胡陵又非十二萬

人不可如畫脂鏤冰費日損功終爲河伯除道矣  
公習於故事召問父老異時所謂盛中丞渠者安  
在而往視之盛中丞渠從南陽東抵夏村又東南  
與留城故渠會竟一百四十一里而所未就者獨  
四十里厥土燥剛度河不能決而道復徑可漕惟  
鮎魚薛沙諸泉頗侵之殺其勢則無憂發十萬人  
治之易耳且萬世之利也乃上䟽言而或以爲不  
便 天子遣使者按視令遂成之公乃授水工畫  
竟成新渠然後隄馬家橋以遏河流之入沛者使  
盡入於秦溝滄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疏  
支河以殺薛沙二水之勢者九十六里建閘置壩  
厚隄密樹十月而告成功 天子嘉之拜太子太  
保而是時公亦考三載績矣始乃舍畚鍤修禮樂  
都水六使者持觴而壽殷子曰余聞先民謂黃河  
北徙國家之福也丘文莊以爲不然其說曰國家  
漕渠本不俟河而河性不常一日復去乃更病渠  
今其言信矣夫盛中丞之績信偉然不就于當時  
而待司空自司空成渠壙河不用曷嘗一日患

涸哉故曰不俟河獨如嚮之人按求故道虛糜庾  
帑漫漶支離涓滴以補江南之輸豈太倉有也治  
天下亦如是而已衆人取平萬物以生淑淑淵淵  
君子故不可測哉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袞序

昔臯陶稱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大臣將搜述索耦  
以事主上非魁然大則翕受之途塞何以載采  
采而材諸位崇岡巨巘所謂長育蕃茂而無貲量  
者鄙衍閎也四瀆發源而注海不自爲宗而宗歸  
墟彼無激流游波硃硃之聲無股引竇注沾沾之  
慈而決莽無垠矣嶽瀆之象三公有味哉余嘗貴  
正乃覩楊翁而貴大大奚貴哉既已曰大凡清廉  
力勇才捷能智文質剛直一切取節之名皆棄不  
論譬論馬則百體具論百體無全馬夫正尚矣而  
人之貴正人者未有不取節也拾其小捐其大則  
人役而非役人惡稱大人若太宰楊翁可謂大矣  
事親孝取予廉雖倉卒遇人必以禮所至有頌聲  
去則思居塞上用兵屢上功而不處為九卿以誠

長者齟齬于時邁 天子躬大政起田間一歲歷  
司空司徒統百官休休茲益著不佞幸承末光聞  
覩甚饒急數之有三大一曰以大忠事一人 天  
子方體勲蹈華而德施不于天下非臣之尤誰尤  
也君心者天地樞紐其務保持而鎮靜之指在當  
道志仁之論矣一曰以大度集群才榘桷咸遠溲  
渤咸愛聞人善則喜不忘聞人不善疑不敢傳護  
人才若自護其目不忍風塵之少傷也一曰以大  
公率百僚於物無傷而昵親知莫敢干以私故昔  
之用人也若射覆而今之用人也如懸的射覆者  
人不能知而宵人魅物既以知之矣懸的者懸於  
九達之衢昭昭乎若白日之麗青天與衆見者也  
大人之效如此翁居雛魯間鄒魯之於學固天性  
我翁嘗言人毋有四心一私心二偏心三自用心  
四怠易心有一則病或謂翁忠厚太過翁曰忠厚  
無過哉患不及耳翁嘗言君子務自修毋多望人  
亦無多慮人翁嘗言道在平操不平之行者去道  
遠翁嘗言君子務顧盼人務提衡人吾視天下無



不善之感於前也翁嘗言吾未嘗跡人之所為為者自為未嘗耳人之所言言者自言此不佞之所會於心者繇斯而談翁以大行其正者也吾故曰大人也是年春翁七十請老上不許五月初度曹君子使不佞祝嘻大人何祝乃酌而稱曰願翁御飛龍登太清均平斗杓制御權衡酌元氣於毫釐流顥澤於寰瀛翁曰善余不佞敢不盡力請再辭再酌而稱曰願翁手六轡範馳驅空馱輪約奔蹄織阿泰豆後乘前驅示我周行平行不欹翁曰善今執御者端又借二三君子之助僕敢不力請再辭三酌而稱曰願翁治奧安嚴神明中夜而興盟於昊清夫心如結輜如懸旌如熾火如凝冰俯仰再天地之外少盪而蓋輿傾可不慎與且夫貴日月者常明貴岡陵者常生貴松柏者常茂貴百川者常行願翁儀畢公之勤物懋衛武之交倣舉則思永年之計行必念高山之景無以鄧林輕槎蘖無以江河小蟻漏無以千里易跬步無以六翮藐乎鷩故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淑人君子其儀

如一小子不諛敢告司律翁拜手再起曰吾子不  
余耄而箴我敢忘大惠於是乎謂之善頌善禱書  
焉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令甲大化七十則引年有詔彊留之復就列蓋年  
以七十為斷迺精神耗息不以年故年或不及而  
聽去或及之不聽去惟 上所財子 皇帝十四  
載大司農畢公請年 上曰公端清懿恪神王于  
壯夫國計倚辦胡可早自解去其勉陪朕蓋 上

之眷禮耆碩如此始公嘉靖甲辰魁南宮則稱鴻  
儒癸丑之後以刑曹郎被徵校春秋得天下知名  
士多其尤著者同州馬太保肥鄉張大司馬丹陽  
姜大司寇天台吳少宰崑山顧少司馬皆大雅不  
群之士其後督學兩浙所羅滋多遽不能數數今  
在京師者則會稽朱少宗伯及不佞一貫輩如干  
人此如干人者咸肩隨吳少宰鴈行負墻而稱弟  
子以五月五日先生初度相與戒羔鴈牢醴為壽  
莫適受簡諸弟子雜置辭而一貫牽連書於左方

一生曰夫先生天壽之矣其容溫然其顙頰然其  
身脩然渾然其無稜而介然其無倪蓋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矣一生曰不然子徒既先生之文未既  
其實先生行方而性直志高而意誠身僂僂乎而  
介然堅觚賁育無全鋒雖休休為大而講參揆畫  
九九不勞又如淮陰之益辨也蟋蟀念居羔羊檢  
身與進士言必稱先王罔以畸言改厥常居則憂  
國慮時忠敬誠信可以金石敝矣大農筦錢穀佐  
縣官之急徃心計之臣多方豐其入實引海水灌

漏卮不虞出也紅朽相比第為國家滋侈悞耳無  
益哉善夫先生之為奏曰臣起農家勤不如儉賚  
予有節無益不作雖寡入猶寬然餘也惟人亦然  
有慙煩肥脂而中道夭者有癯瘠不任而延歷壽  
者其蓋臣之石言哉太倉故蠹叢也先生盡剷去  
使夷簡水旱牘至輒議蠲賑以溝隍感 聖心先  
生之德如此明神之持不亦宜乎一生曰然夫錢  
穀雖霏屑而於民最近流仁暢慈則朝發而夕暨  
操急播厲亦逢至而機軼非思入毫芒之間而意

常在閭閻愁歎之中又不難違拂批逆與左右爭  
錙銖誰能辦者國家大司徒往獨夏忠靖郭忠襄  
年恭定近稱梁端肅無踰四公先生之節類年與  
梁天下望先生之據鼎享祺謂當在夏郭間也一  
生曰無稱夏郭昔成周有四世元臣年百歲而上  
者非先生之先與克勤小物正色率下周不祇師  
言襲周公之事保釐東郊成周賴之先生將復其  
世何言夏郭先生之言曰鏡無心猶以照昏權無  
營亦以用磷而況於人乎故雖於吾輩弟子行俯  
僂求箴規不勸先生百歲則於國家亦天地無極  
請年未有日也

薊遼保定總鎮宮保大司馬銅梁張公入掌  
本兵序

今年秋大司馬王公致仕詔群臣議代者僉曰張  
公先是御史言諸邊鎮不宜數易上韙之廼張  
公實總督薊遼保定軍上重公遷更求其可者  
群心咸儀公再推擇上亦竟召公夫邊鎮之重  
於他吏薊遼之重於他邊視大司馬之重於鎮正

等天子重薊遼則曰毋踰公重本兵則又曰毋踰公公何以得此於上哉天之生才不數而成之不偶均為政而斯人獨遭溷測崎傾紛綸危地而後始發其倣儻瑰瑋之才以見耀於當年若有意乎底厲彫琢之者蓋天與人交贊也張公具文武上略自令滑則靖劇盜之變備兵皖則靖亂卒之變鎮上谷則靖強虜索賞之變鎮浙則再討民與兵之變所至皆預發難待之而談笑以挈之安廼為薊遼功尤爛然遼孤懸斗辟其人沉鷲忠勇為國家出死力若薊我宇下地持之若捧玉執盈惟恐搖之我附虜久虜更挾以邀我急則功有緒不忍棄緩則示弱啟侮短長時出輕重同得厥不易哉公於遼則振神慮畢籌筭鼓諸將之氣而時繼其乏絕於薊則蒐戎設械息民完疆飄忽威武以驚奪虜氣故自甲至於乙才二年所而遼師執鹵獲醜二千三百有奇薊再擒質夷大嬖只趕免等十輩奪長昂董狐狸二酋賞叩關乞哀乃復之以金帛搏黍弄雛于掌股群胡嚙臂誓不敢背成

經營之烈近罕儷矣夫大司馬於職方無所不問而尤急胡附胡則天下猶附四支故曰無踰公大氏上軍伐謀余觀公生平所為赫然烈者無不以謀勝未見其發而先至收功於萬全無僥一時之倖也公嘗曰虜惡能驕我實驕虜我誠伺其釁而抗之事成虜在吾握不成吾以全師制一虜亦無患頃虜小入輒請出師勦之軍氣百倍然公非提空聲而虛喝之實恃吾有以伐之者而後伐之故論薊遼國家實以遼堅薊論九邊治九邊當如治遼而後遼始不孤直指奉 上令以八事閱公則盡兩發弓弩蹂躪關戰之士資糧山峙關障壁立索敵而思一試其竒公軍若此大司馬不亦宜乎抑余甚善乎梅尉之言尉言孝武時衆賢聚于本朝而淮南沮謀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此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而匹夫與上爭衡也公來大臣胡不重衆賢胡不聚于朝而何匹夫之敢辟倪於其間不佞日望焉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代楊太宰作

余同年霸州人王公仕三十禩而為度支度支弊  
孔多公務為勤日督諸曹郎治簿書不中程不休  
以其間為主上陳天下大計某某宜施行者指  
在節用彊兵設未然之畫云今年以公為大司馬  
公益自發舒幾身行其言而會意有所不可遂力  
疏歸業駕已二三大夫追思之余嘗讀賈子書論  
官人六等談大臣之概歎以為國有若人庶幾重  
乎而乃今見公蓋屬者域內恬熙大小臣工斤斤  
稟度見謂太平之路晏如矣乃先生獨焦心蒿目

慷慨憤積務信其諤諤之情而毋恤乎兢兢之視  
紳弁士以此巖先生將為藥石乎大臣難矣談何  
容易今夫批疑剗劇轂運機旋循之無端叩之不  
竭此謀臣之所以智輸也投煩置亂左應右支意  
運神營還至立效此才臣之所以能豎也皆世之  
所謂難也若夫端操足以範物異采足以銷萌正  
笏垂紳鼎呂人國難乃甚已足惟大臣故曰使謀  
臣畫之而使大臣鎮之使能臣營之而使大臣安  
之始公之拜大司馬也或曰王公何如余謂主公

在事將令債帥之風不禁而消戰士之氣不鼓而倍居無何信然凡爪牙之旅于戎者罔敢嬉糗糧芻稗之供必時靡侵削其毫毛無不飽于伍而騰于槽嚮之置驛馳使不腆筐篚脩歲時之間于游間者徘徊國門不敢進毋所謂端操異采足以範物而銷萌者歟漢公卿之賢不乏乃史所稱有大臣風者申屠嘉耳武帝素不快于汲黯至論社稷臣則曰惟黯為近于是乎鄧通扶服乞死而淮南懾然寢其謀夫漢相即貴倨何繇法天子之弄臣一右內史耳而力乃鉏兌鏟萌愈于六師彼其素剛直敢諫尊或冒乘輿而難或決城社衆或忤忌諱而隱或擿幽逃孤立行一意金石當開而况於人乎彼有所以豫禁其釁而陰抑其驕者故尺符呼之不得而來口未譙呵而肅於天狼之弧也故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大臣重矣王公歸余安能無槩哉或曰若是則霜霰是雨露非矣日者不霜霰乎曷為解調之哉余應之曰子以一雨露為足以竟天地之大也是不知春夏秋冬四時行



也且雨露之日而微雷霆天地之惠不幾於殫乎  
社稷之重也海宇之大也胡可以令王公翩翩往  
也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在尚書郎稱治貞亮頡頏者推曹公公新安人用  
禮起家進士庚辰春官求為禮宗而家弟一中謬  
辱門下癸未蜀人以督學告 天子問天官大宗  
伯御史大夫僉以曹郎對於是家弟為不佞言曹  
公往有日也以不佞曾望見曹公盟之言蓋不佞

聞客之私為語矣曰夫縣官器任賢哉昔左大冲  
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則長卿子雲氏稱  
首矣長卿子雲何如人哉不曰子虛託上林侈惟  
寂寞自投閣乎有如其然行誼之謂何 聖天子  
廣布功令重督學使者指安在乎大夫士第習公  
之文乎將毋謂文人也而已矣第習公奉職理官  
謂公枚先生嚴夫子之徒止矣公用經術署文事  
則彬彬者矣至策行砥躬要以真質獨勝不欲樹  
顏矜色遊於踔躑之塗又何文之彬彬而行之嶽

嶽也夫以狝韋氏之民觀今之世其孰能不波故  
畫楮非纈而有衣者纈刺木非驥而有駕者驥士  
而楮木何國而筏有儻西蜀閭巷少年萬之一乎  
其有之則釋曹公誰可故舉丁子襄施長卿而佐  
掌邦計業未遑辦授韋張王武諸君子以臯比使  
儼然臨之吾知其無當于南面何者躬修未白而  
無至之枝單也以不佞而觀曹公者豈不瓌然通  
材士哉當公在郎舍按齟齬慎闌出不喜小小治  
辦然吏不敢侵牟毛髮而公府嚴之如神明使造  
巴蜀也揚馬何足道哉彼且因其材可大大可小  
小拔之非驟抑之非淹較若持衡此其風采文雅  
譬之布侯中侯布鵠中鵠置七札貫札百步而置  
楊葉穿楊葉此通材之喻也弟曰唯唯則以不佞  
言觴公於是公西矣沈子曰從廬江文翁為蜀郡  
選張叔等詣京師受博士業且減少府用度買刀  
布遺博士數歲蜀生學京師者埒齊魯今曹公所  
教士夫非文翁所招下縣及補孝弟力田子弟之  
遺乎向諸生受業猶詣京師今青青者衿不離鄉

井而得曹公之教此其奮起震爽眎漢時當孰多  
盖班生曰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之化他日不  
譚文翁而譚曹公必蜀人士矣

余少叅遷貴州憲副序

先生於吾浙分藩寧紹台三郡三載矣先生於吾  
郡侯游公居同里進同榜又官同業日以益親以  
其故先生報政成余師司成公為游公賜言無何  
而今命至司成公謂小子一貫曰汝亦昌言小子  
敬諾小子知先生孰與游公而代游公言尸祝事  
神不如主人而尸祝載言則余小子宜可余聞先  
生之始釋褐也從天官卿學為政至必先去必後  
陪卿江山毛公之端清也獨器先生以為勤勤則  
無留事無苟成請署為已邑故先生未之官而蚤  
有聞江山之政最召為南御史御史不溫席而入  
楚為僉此其故難言之矣而先生之聲益高自楚  
移浙又三年而有今遷由覩記以來藩大夫魚貫  
並進不一再年近或日月更而先生官簿居右三  
副銓人之書而真遷又隨牒之遠方數銓資者殊

為先生薄先生不薄也驛至欣然卷圖書揭擔囊  
去若游客素士不持一物游公馳使送之遠矣不  
可跡矣僕嘗亟見先生望其門輿臺肅給緇請路  
絕然單詞片寃曾不馬踵而旋聞履其庭捷梃姦  
冒簿領無留合要則勝者負者具款無憾蓋無置  
怨德於其間不擾而已法者所以道民入善之方  
非矯民性也俗吏不知上指馮陵橋度持便文陳  
曲械以為建瓴之術盡是而不知民心之剛有橫  
分無革從也憂天下者寧獨夷獠哉剽輕之虞往  
往興於禮義詩書之國東野之御竭而必奔故吏  
不可逆當從民也不幸有爭吏不能兩從而從之  
以公傳置不煩而定鑽鑿可加而不悔由此則異  
類皆赤子不由此同衾為遠貴州大荒裔雖入版  
圖二百餘年而桀鷲若性一動輒稱亂搖之若發  
機而安之難於揉曲矢檠歌弓也貪宴媵樂綺璋  
者皆苦其往以先生之道行之奚而不可盤錯知  
利銅柱勲名豈異人任哉先生有族子曰中字君  
給事陪京好危言免而家居蓋余氏世有人也余

又聞先生封君翁之賢也魁宿蘊殖抗青雲之節  
都授子弟咸秩不偷先生仕四方常居中斤斤庶  
其所為故先生益飭躬輜輜駢駢懸兩旌而西封  
君豈復能俱其歸老余村以網紀後人毋憂先生  
游公曰凡太史所以談余先生者非貌言雖於應  
乾之志未或旌焉亦足以獻且太史試為我論先  
生不薄貴州何以也沈子曰余聞貴州風物語曰  
天不襲晴山不襲平即晴也浪湊滄鬱亭午始見  
日輒收之山則巉未競指天繚繞無紀絡叢箐怪  
虺毒霧淫潦其人云此不為患雖患猶淺若有雲  
五色織穠妖金麗碧陝輸可翫則異物所蒸其中  
人也深毋貪其快余嘗識其言以為可喻以是知  
先生不薄貴州也游公鞮然

贈周郡侯序

莘野周公守吾郡三年將上計於天官會明年郡  
國朝京師公於是以前十月戒徒其寮李大夫數輩  
過余言周公入計也今天下親民吏亦艱哉將上  
附於天子則下違於民將下比於民則上違於

天子比詔書數下罔亦稍密而吾二三子自詭無以佐使君使君寧有當於上心哉太史度使君往司功謂何一貫從北方來郡縣多言新令不便大懼德意不宣而海內之不蒙休澤也因諸大夫解之曰諺有之蟻知漿馬識途諸大夫無為使君念使君遂矣夫天子所為屢屢詔條者凡以飭廢䟽湮而已非有責於職守之外為苛也高皇帝建官分職垣以外舍分而星布之事為之條而物為之軌繩墨井然溝畦爛然每拜官則受簿於

主書吏撫良鋤頑平刑省寃均徭善征舒用誅會吏誠蹈軌循迹視已事而謹修之則所謂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矣自時厥後俗習莽鹵姦冒多途而典章浸於陳牘盖吏道始壞也皇帝神聖憑軒而問四方責偷以勤釐蠹以完不得不稍嚴而夙習因循耳目非是則見以為難嗟夫古何以稱為臣不易哉獨如嚮之為政也竊若祿怠若事又從而利若有易哉臣矣且諸大夫亦觀今日所鈞責豈嘗有踰於受簿之外者乎賦不加錙銖刑不

踰三尺謹守畫一與天下共蓋責之如簿焉止矣  
今使君於簿何若自余歸寧寧士民交口賢使君  
持大不苛小征調均持身廉民持詞而訴者立斷  
無贅聚聽其自息者十八九緩歲常虛士蝟興起  
百姓樂業田里恬和盜賊屏息此數者皆化條所  
授而使君諸大夫之績也余見郡國吏徃徃覩影  
不察形或務為苛細將干上賞更蒙顯誅而吾使  
君所操寬不格上嚴不傷下其應上之求若九方  
臯之買良不必牡驪昔黃龍神雀之間吏皆用嚴  
而潁川獨以德化起蓋善奉詔書惠元元者宜莫  
如吾使君徃矣於司功乎何有 天子脩甲戌故  
事考治狀異等者詔大官賜食內帑賜金天官載  
勲以待華要尊榮之選使君豈後它郡國哉余故  
以黃霸贈使君使君有弟給事金馬門其持余言  
徃語當合矣

贈李同知序

環數百里之地為郡有征入庸調之後吏民官吏  
之奉古所謂五等邦君庸異是哉春秋雖江黃滕

薛大夫皆著而後世有土之吏謝之則何也弘普  
之代難以露功分東之守難以抗事舉肘見掣動  
脣觸諱雖勢之所止亦人之所短也惟獨朗之士  
時為天下樞筦而無難事李侯吾裨侯也凡職統  
則繁分則簡統則專分則制故裨侯權輕而聲不  
聞侯雖裨與真無異往者定海嘗闕令矣則以侯  
攝慈谿劇於定海三又以侯攝鄞倍于慈谿又以  
侯攝郡之劇視邑五又以侯攝在事三歲而篆不  
去手綬不去帶故真侯無以加也乳母之於子然

也子母相習故子不啼而母不勞使鄰人之母抱  
鄰人之子必戚而號侯徧腹我諸邑而皆安其慈  
以其去我為憂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侯其有  
焉余嘗謂治者稱道往古談 高皇帝約束比試  
事問其職與守輒悖所聞要之時勢既往古不可  
復即復古終無益若軍政其一也軍隸於諸衛所  
伍耗屯亡諸衛所溺其職矣即令伍實具在屯入  
崇於丘山授之戈庸愈於今之募卒乎有不能也  
不能而猶然清屯勾伍之使相望於道委賦繇之



民於介冑之壑苟守令甲為文而已裨侯之職專於清戎清戎無益於國而病於民侯有道矣尺籍惟信勾稽惟謹如蔑有徵也勿苛責焉故曰有道人恒言楚材楚俗耿介多廉獨醒大夫之操未亾也有道侯之里來者言其牽蕙為門緝葯為房夷然泌水之居而侯在官常裹布衣官舍鎖二平頭給薪水而已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侯之格盜也用是法是故民誦其仁而服其廉臧孫紇所謂在上者洒濯其心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其以是夫故吾謂侯知大體於是侯報三年政矣而部使者交口藉甚鄞侯朱君始至謂余曰吾不敢忘李侯吾欲攬而自鏡焉諸邑侯聞之曰侯獨非我成乎誰敢忘之於是為之牽組其事以為吏師

### 贈葉節推序

為臣均也而有異觀察之臣奉詔條從事古所謂恒急於其賦親人之臣下比於民惟恐傷之古所為恒急於其民為親人之臣均也而又有異嫗煦

翼覆依於仁民以為慈慈則易為頌持尺捶引繩  
墨使止敢狎傲為非僻民以為威威則難為親郡  
之有推此所謂親人之臣而持尺捶引繩墨以威  
其民者也又非徒然凡觀察之臣患不能躬履籍  
屬周知遠邇登耗之數與庶官賢不賢功罪之差  
則率寄之節推以為常節推雖職獄於庶務無所  
不問列州郡無所不至假攝傍察視職自信斯未  
易然余嘗謂地有所願性有所塞一乖一宜難以  
兩得惟才者為之沛乎有餘器則膠局則隅不涉

轆轤之途不中肯綮之會而稱才曰我有以經大  
起艱吾不信也歲戊寅正月吾郡推葉侯書滿矣  
侯于寧纔兩歲所而曰滿者始侯為承天一歲以  
母艱去而為今官於例得併書承天之政余不詳  
詳其知者侯再署鄞慈谿兩邑符兩邑皆巖邑多  
豪逋賦囂訟至不可問當侯而決滯如流歲入不  
煩而具使者行部侯常載後乘訊咨鈞稽畢智竭  
忠澗以東鹺課軍資漫漶數十年矣侯治一月而  
犁然有章立除其積逋者而法其蝕者侯有心計

其量功計庸具有法臨訟合要片言而折數獲大  
奸置之辟顧心念煢苦雖囚必親視舍食為之掃  
除脩治而覆露之故囚雖死猶曰侯仁法不廢恩  
故民服其法而懷其仁為理似理為令似令為監  
司委似監司天下才非邪令甲郡縣吏非列剡不  
得入為省臺非滿歲不得列剡而部使者非代去  
奏亦不得剡侯前為承天既不滿歲乃滿歲已坐  
使者譴去皆不置剡郡大夫游公謂余曰若葉君  
者竒士而適不上聞奈何吾欲張之余曰奚患其  
不聞楚莊王之鳥乎三年不飛不鳴是惟無飛無  
鳴飛且鳴驚人而冲天往矣

贈蔡肖無序

同安蔡侯守我郡五年 天子下璽書俾侯往綏  
貴竹侯契日郡父老率子弟計復借一塞道距關  
不得啟余誼諸父老戀侯若此篤也縣侯周君謂  
余曰鄞於郡為輔縣屬則師帥義則父子今不佞  
居四年矣事必白白則慤相得桴鼓相應答玉錯  
相成心腹腎腸相照又脣齒相迭用也不佞捐帽

甚于父老余聞而嘉之凡官易為民則難為吏易為吏則難為民民苦于上之求徵發多則病戒呼多則疾閣令息教懸鞭而不用委賦而不收則厭耳吏然乎哉吏則有部符臺檄軍國之供官吏師儒以及胥史臺輿之費鰥寡孤獨之養兵荒水旱之備賓客祭祀之需交責於身而辦於民訟則有勝有負兩質於庭安能收雷寢電一物不用民然乎哉故采風聽謠大都民之所善吏之所訾也吏之所登民之所去也民與吏不相契久矣今周侯與民均不忘蔡侯也何居誠也有令而民忘其徵有役而民忘其勞與無令無役同無令無役難矣必自無求始無求者若表之於景不可以曲赴也民之所默喻也吏與民兩得之也此可觀蔡侯周侯曰少宰既知之矣而道路有言願有以請也敢問貴竹余曰民薄貴竹哉往代之理者名為治人實則懷安擅欲長滔蕩自便之心故內京師外郡國易輔近難徼遠秉權衡者亦昂抑其間今天子不然堂基大荒臣妾兆庶東賓嶠谷之墟西旅

崦嵫之域窮日出八悉歸昭融所以登岨嶕於夷  
衍耀眇昧乎闔爽甚盛意也且監司天子之命吏  
也譬猶臂焉西貴東浙天子之疆土也譬猶體焉  
疾痛疴癢惟心是向手足臂指惟心是使蔡侯為  
寧五年為天子效一臂之力脩其左偏乃復脩其  
右偏右偏者貴竹是已地陞而險不能轉轂民皆  
咎窳媮生鮮蓋歲之實又治雜夷夷安與安夷動  
與動是天下疴癢地也蔡侯之靜海波也何憂乎  
谿蠻 天子之顧貴竹也豈遠蔡侯周侯曰少宰  
躍崇壺簞累芻秣啟蔡侯之行

贈寧波同知种方塘序

少時代人作

种大夫方塘公冀州人也官寧波者十載矣始公  
以永州推稍遷浙江市舶司提舉提舉以綏循番  
夷為職而番夷貢道故在寧波故种大夫亦官寧  
波种大夫之為提舉也凡考績上計書者再而得  
今官蓋寧波人士大夫習知公長者日夜望以蒞  
我而部使者上狀天官輒署為之從民望也至是

為同知者又三載宜遷而公忽忽不樂謝老不視  
事於是邦人士大夫相與勉留之益閉門謝不可  
行有日人士大夫謀曰公不留何以贈其去嗟嗟  
何以贈其去自公之為我郡也斗粟寸楮不以私  
其入苞苴不敢出於途何以贈之無以則以言顧  
余因君之去嗟君之不遇云蓋余讀史至張季馮  
公則喟然廢書而歎夫馮公者為文帝著頗牧之  
事至謂今雖得之弗能用曰法太詳耳使馮公而  
睹今也則何言哉宰法者毛比櫛飭罔有疏逖而  
吏更骯骯乾沒於其間巧謬衆而直道之輔希也  
奸市廣而潔廉之操隱也文具飭而惻隱之實亡  
也斯三者非有淫吏競夫弗至矣余以馮公之言  
徵張季之行今天下雖有張季得之弗能用矣天  
下之為張季者雖欲銜鬻於世弗能售矣夫張季  
之為漢庭論列者至戇也不忍一人之命而敢批  
人主之逆鱗至危也好東陽絳灌之事質言不回  
至無慧也假令張季不死持此道不廢以游于今  
之世可謂大愚然君子顧為此不為彼自好篤而

世味不入其府也种大夫治吾郡盖十年往矣而操官如一日為人恭敬寡文無他腸擇言而發之然不能濡忍見邪僻之夫臨事利害必要之理事有不可者視欺一小弱豎子如欺明神即尊官豪貴人奪之十反不能禁也持獄乍急纍纍馬呼號而過其前遽慘慘不顧見之矣而况不義而奪民糈如枕糠粃也以故歷官二紀而常貧此觀者所共記睹其事也至於解綬投纓若棄錙銖是种大夫之不問貧也凡為仕者以為尊官而已弗得尊官利其羨皆為子孫而已而大夫兩薄之此其中豈汶汶泯泯者哉且其戇如張季持法如張季質言不回如張季然張季雲蒸霧會以勲名顯於漢庭而种大夫獨湛沒下僚繫千里之足于一塗今且老矣時乎時乎吾將捨汝且即汝乎即弗得尊官弗得厚祿又不以功名顯當世獨抱持矩矱不欲一試其功吾將結知於屠估巖穴者流乎此非篤信好脩強忍不回之君子曷能哉借使种大夫能稍自裁抑利方破觚前數者皆其有也而終不

以此易彼此謂种大夫而已矣客聞余言論曰太甚所為徵言者以豔其行也今聞之令人無歡余以為不然种大夫方自賞其歸聞余言知更喜彼望故國舊都者終不憐黯然離別之色矣

贈郡侯張原正入朝三年序

數年來關內外山東西河南北荐饑民啖榆白石前年及江東以迨于吾浙咸大風雨拔木偃稼於是海內稱有秋者獨楚楚又獨西數郡糶不時至今年春米價翔湧斗白金二錢野鮮遺斃道殣在

望訛言朋興民卒夜驚兵在于海上擅蒲贏之利以當庚癸民雖欲移就不可得或聚挺嘯萑公索米於烟火之家亂攘用起我郡侯姑蘇張公在事貶食省用已責緩刑出積勸分復糜粥以待畫疆里而授橐則復布法謹令以威盜竊而解群不逞之衆則復出帑錢借糶比郡招揀海客之販者民以不惟閔閔焉方枘腹而僊登乃夏五月煬旱害於禾人益狼顧侯脩其政而加惻焉謀之山川百神熏而得甘澍以起枯槁之甲民始有獲顧早熟



所以救死耳卒歲惟有秋而秋七月復旱水泉竭  
禱之天轉高而青土焦石然九扈拊心自分活無  
期矣侯曰吾安能頽首于此魃哉旦旦露暴夜則  
與河漢炯然有老人謁見曰我宅于慈谿吾能為  
雨言已不見衆詫以為神侯於是匍匐而拜慈谿  
之潭得神物以歸詰朝大雨三日而浹農於是乎  
出民始更生蓋是年自正月至於八月侯未始一  
日憇也居無何又議三歲朝有數千里之役焉前  
年我實災當事者以海內方稔請蠲者萬計而此  
郡尚有獲可弗聞故不沾一澤而不謂蓋歲單鮮  
至於此今雖稍熟哉然畝不能鍾則以其私報所  
嘗活已者未置鑣而室已虛長老言不三熟不足  
以補今敗譬大病已必數載復而苟遽謂吾已脫  
於鬼籍也豈其然哉民可念矣雖有仁人君子非  
親見人哀號叫呼之狀即慘不深曩余在闕下亦  
佐司農言今吾凜凜若坐圍城中幸無事耳毛不  
可一日去于皮魚不可一日離于澤括而上供非  
無民亦無國水火可復蹈哉侯仁人也背孤城三

戰妖癘而三勝之雖握常算抑思之將不心慙幸  
入見 天子矣其所以一一口具求休息而補助  
之者宜何今吾率父老送侯也以侯面 天子明  
年侯從京師來 天子又以侯面民赤子號慈母  
慈母曰吾且拾糲啖汝輟號暫耳侯來其所以一  
一口德意而補助我者宜何裨侯龍侯以寮友之  
誼重侯之行謁不佞言以導之龍侯之勤吾民與  
侯同凡不佞之所言龍侯之所欲言也願侯推是  
意言 上大跂冀焉

贈劉汝立叅政江西序

安慶劉公之監海上兵也以司諫至其陟司諫由  
縣令公一再試令始為歸善後山陰也山陰越劇  
邑多豪難治與吾封壤接公來視師直其故封若  
以函牛之鼎熟鷄刺犀之劍割蝥也若驅王良造  
父于熟路無煩前茅直往也劉公監吾郡且三歲  
所而余從謁歸亦三歲所狎其老謀馴其壯事常  
欲有所著以示後人而數以病廢劉公以海上功  
叅政于江西郡張侯謁余言曰自余事劉公而日

益進劉公之政慮而後出鮮反汗之憂操憲乘軌  
使人之妄也消靡所紛華寄士游客不敢望其門  
所治兵練而整莫譁于都然而仁濺澤潤藹乎可  
親若陽和之無不燠也殆所謂數器畢舉全德乎  
哉今劉公去此而西也余懔無所師矣先生豈靳  
一言乎劉公素姬余而余莊劉公公固天人哉夫  
天人者非一郡人也天下財賦命脉本繫于南江  
浙在南猶口之有輔車體之有枝幹也數歲來西  
自巴濮東底于海方六七千里離旱疫之灾而江  
浙當其交部使者蜚章以告且數十輩大司農雖  
時有所賞賑而司馬司寇日眴焉干鍼之是虞夫  
決策于廟堂而行于郡國非一日矣雖微亂形慮  
可不兢兢乎昔者周王宅程遭天之大荒作大匡  
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而又以其間作大小  
明武使民畏威而和夷說在翼書可鏡也江以西  
人脩其學而尊其名好口談其于當世或寡公駕  
而西豈其躬圭爵之任習衿裾之事而從豎儒游  
哉無亦纓而從政修周程之典旁匡於其衆乎叅

政於嘉靖間猶貳其長而無顓守今悉有分監夫  
上二其長而下長其所監即方牧也古之人有不  
顓為孤卿顓得郡國自效者公往矣余仲在南昌  
語當合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序其法軌因  
天地之灾觀其民饑飽勞逸而叅成之以鳩其居  
以夷其志無煩明武即古臯稷旦奭之駕庸遠乎  
必煩武也余浙有兩文成劉以番陽王以寧藩皆  
左班也而用江西顯公儻有意乎雖然使公函竒  
而不耀民之福也是烏足云猶有臯稷旦奭在也  
張侯鞮然于余之言特以爵劉公劉公受爵而行  
曰吾固欲順牧率詔以匡大荒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ged paper.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angle of the page, but some characters are visible, including what appears to be '一' (one) and '米' (rice).

